

崇庆皇太后的万寿庆典图

林
姝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



清 姚文瀚 崇庆皇太后万寿图贴落
纵二一九厘米 横二八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为乾隆皇帝的生母，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一六九三年一月一日—一七七七年三月二日）。「母仪尊养四十二年」，福寿双全，享年八十六岁，是中国古代皇太后中少有的长寿者。乾隆皇帝以孝行垂范天下，尊母亲为天下圣母，以天下奉养，承欢养志，尊养兼隆。皇太后的生辰为十一月二十五日，称之为「圣寿节」，届时必行庆贺之礼。逢旬的大庆更是无与伦比，六旬、七旬、八旬大寿，均加上徽号，八方来朝，举国欢庆，乾隆帝撰文赋诗，御笔书画，亲率皇子、皇孙彩衣起舞。与此同时，下令宫廷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庆典的宏大场景，成为历史的见证。

万寿庆典图简介

清朝帝后凡事往往参照以前的事例，遵循着前朝的成案，庆寿典礼一般来说六旬才会正式举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朝帝后万寿庆典图中最早的是康熙万寿图，

该图描绘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六旬正诞时自畅春园到神武门，辇道所

经数十里内结彩张灯，杂陈百戏，迎接圣驾的场景。最为完整的庆寿图则属崇庆皇太后，有六旬万寿图卷、七旬万寿册页及八旬万寿贴落。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十一月，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庆，乾隆帝为母亲举办了首次隆重的庆寿典礼。有关六旬的庆寿图定名为《万寿图卷》，非常写实地描绘出由万寿山昆明湖至紫禁城内寿安宫沿途设置的各式各样的庆寿点景，迎驾的官员，皇帝的仪仗等欢庆场景。全图四大卷，绢本设色，总长百余米，每卷的引首处均有乾隆皇帝的御书题名。第一卷「嵩呼介景」，图绘自万寿山昆明湖东宫门外的「涵虚」牌坊，至昆明湖南长河入口处的麦庄桥的沿途场景。第二卷「川至迎长」，绘万寿寺、广源闸至倚虹堂、高粱桥沿途场景。

第三卷「康衢骈庆」，绘西直门外、西直门箭楼、瓮城、城楼至西安门外沿途场景。第四卷「兰殿延禧」，绘西安门内至紫禁城内寿安宫的沿途场景。（刘潞《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初探，《故宫学刊》二〇一四年总第十二辑）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皇太后七旬大庆，图绘的庆寿图定名为《胪欢

荟景图册》，绢本设色，一册八开，每开上均有乾隆帝御题，分别为「万国来朝」，图绘太和门前万国来朝，人头攒动的场景；「合璧联珠」，以天安门为背景，图绘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天呈瑞象，日月合璧，五星会聚的吉象；「回人献伎」，图绘海淀一带，回人走绳索、踩高跷等表演项目；「香林千衲」，表现万寿寺前千名和尚恭迎皇太后，为之祝寿延禧的场景；「厘延千梵」，描绘五塔寺前千名喇嘛恭迎皇太后，为之祝寿延禧的场景；「寿宇同游」，图绘高亮（梁）桥、倚虹堂以及西直门一带官员恭迎皇太后的场景；「九老作朋」，图绘西四牌楼、西安门一带三班九老及其他官员恭迎皇太后的场景；「慈宁燕喜」，图绘乾隆帝率后妃于慈宁宫侍皇太后筵宴的场景。

乾隆三十六年，时值皇太后八旬大庆，庆寿图以贴落形式出现。绢本设色，应定名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该图文物原名称为《清人画颀琰万寿图》，经笔者考证，实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参阅《崇庆皇太后画像的新发现——姚文瀚绘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故宫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五年第四期）。该图描绘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乾

隆皇帝于慈宁宫为母亲庆贺八旬寿辰的场
景。绘画定格在彩衣躬舞、捧觞上寿之后。
殿内地平上太后端坐在宝座上享受着筵宴，
乾隆帝侧坐在母亲身侧，东西次间为乾隆
帝的妃嫔等，殿外月台上为皇子、皇孙们。
屋檐下设中和韶乐，丹陛上设「反坫」（小
型黄亭下放置筵宴所用酒具的桌案，为筵宴礼仪之
一），反坫的下方设丹陛大乐，左右边缘
则为燕飨乐队及跳喜起舞的人员。场面宏
大，祥和喜庆，所绘人物约一百八十余人。

庆寿图的制作

乾隆朝活计档中对崇庆皇太后的这三
次庆寿图均有记载，尤以六旬《万寿图》
记载翔实。这是乾隆帝第一次为母亲万寿
节举办盛大的庆祝典礼，乾隆十六年十一
月初三日郎正培面奉上谕：「于初八日着
丁观鹏、张镐随驾至万寿山起，至于寿安
宫止，往看一路陈设等件，绘图四卷。钦
此。」这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中关于万寿图的最初记载，可知由丁观鹏、
张镐实地观摩后起稿。最初的记录与最终
完成的绘画在卷数与内容上都非常吻合。
这超过百米的长卷，其绘画过程经历了十

年，宫廷画家负责起稿，绘画则在苏州完
成，前后动用了苏州的几十个画师。五年
以后的乾隆二十一年六月，活计档第二次
记录了万寿图。「初八日接得员外郎郎正
培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七日太监胡世杰
传旨：『如意馆现起万寿图手稿四卷，着
瑞保先代去第二卷、第四卷。或四人画一卷，
或五人画一卷，先着每人画一段，各粘名
签呈览。好的指名留用，不好的另挑人画
来呈览。其余二段稿俟准时发去。再，应
画手卷画卷四卷俱着代去。钦此。』于八
月初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
织造瑞保送到万寿图画稿十四段，随人名
签十四个持进，交太监张永恭呈览。于初
九日太监张永恭传旨：『准吴维乾、徐大
年、顾方乐、顾鹤琴、何文起、赵丹洪六
人画。钦此。』于闰九月二十一日郎中白
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到万
寿图画稿三十二条，各随人名签持进，交
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陈兆龙、陈
维德、沈心诚、沈康载、陈云藻、杜友美、
江运昌、张仲超、徐周望、马荫生、袁文彩、
李南备、许瀛洲、范章蘅、曹东来、胡大振、
戴士宏、陈鹤坡、吴玉行、徐兰圃、徐光
裕、朱彩文、王焕章等二十三人画。钦

此。』于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接得员外郎
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五月三
十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将张廷彦画得万寿图
第三卷画稿呈览，奉旨：『着张廷彦即画
此第三卷，将从前发去苏州织造安宁处画
绢四匹内作速要一匹来画。钦此。』于二
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苏州织造瑞保将原送
去画万寿图画绢一卷交如意馆催总德魁领
去讫。』皇帝考虑，安排得非常周到，依
据画工选择画师，至少有苏州画师吴维乾、
陈兆龙等二十九人参与了第二卷、第四卷
的绘画。到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接
得员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四
日面奉圣旨：『张廷彦现画第三卷万寿图
亦交安宁带往苏州画』」。可见第三卷由
宫廷画家张廷彦起稿，本欲由张本人完成，
画绢业已从苏州调回，但时隔三年尚未完
工，为赶时间，只得再返苏州由画师帮画。
档案记载中虽然没有提到第一卷，但从「其
余二段稿俟准时发去。再，应画手卷画卷
四卷俱着代去」，以及「发去苏州织造安
宁处画绢四匹内作速要一匹来画」等看来，
第一卷也在苏州绘画。

七旬大庆的《胪欢荟景图册》在乾隆
朝活计档中有三条记载。第一条为皇太后





清人绘 万寿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为庆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而作

七旬庆典结束后传旨绘图，乾隆二十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接得安泰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金廷标等画万寿景册页八开，用白绢画。钦此。」第二条是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一月十三日首领董五经交胪欢荟景册页一册，传旨：「着启祥宫配黄缎套。钦此。」最后一条则是皇太后去世后，下旨将此册妥善收贮。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尚书福隆安面奉谕旨：「寿康宫现有胪欢荟景册页一册，配匣盛装。即收贮慈宁宫。钦此。」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文物时，《胪欢荟景图册》仍然收藏在慈宁宫，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

八旬万寿图（即《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的制作亦有二条档案记载：第一条为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一月二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慈宁宫大画一幅，着姚文瀚画。钦此。」其中提到的「慈宁宫大画一幅」，不是指慈宁宫所用，而是绘画慈宁宫庆寿的场景，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于慈宁宫侍皇太后宴，活计档中记载传旨的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九日，距离慈宁宫

侍宴只有短短的四天，主角、主语上下下都非常明白，无需特别指出。第二条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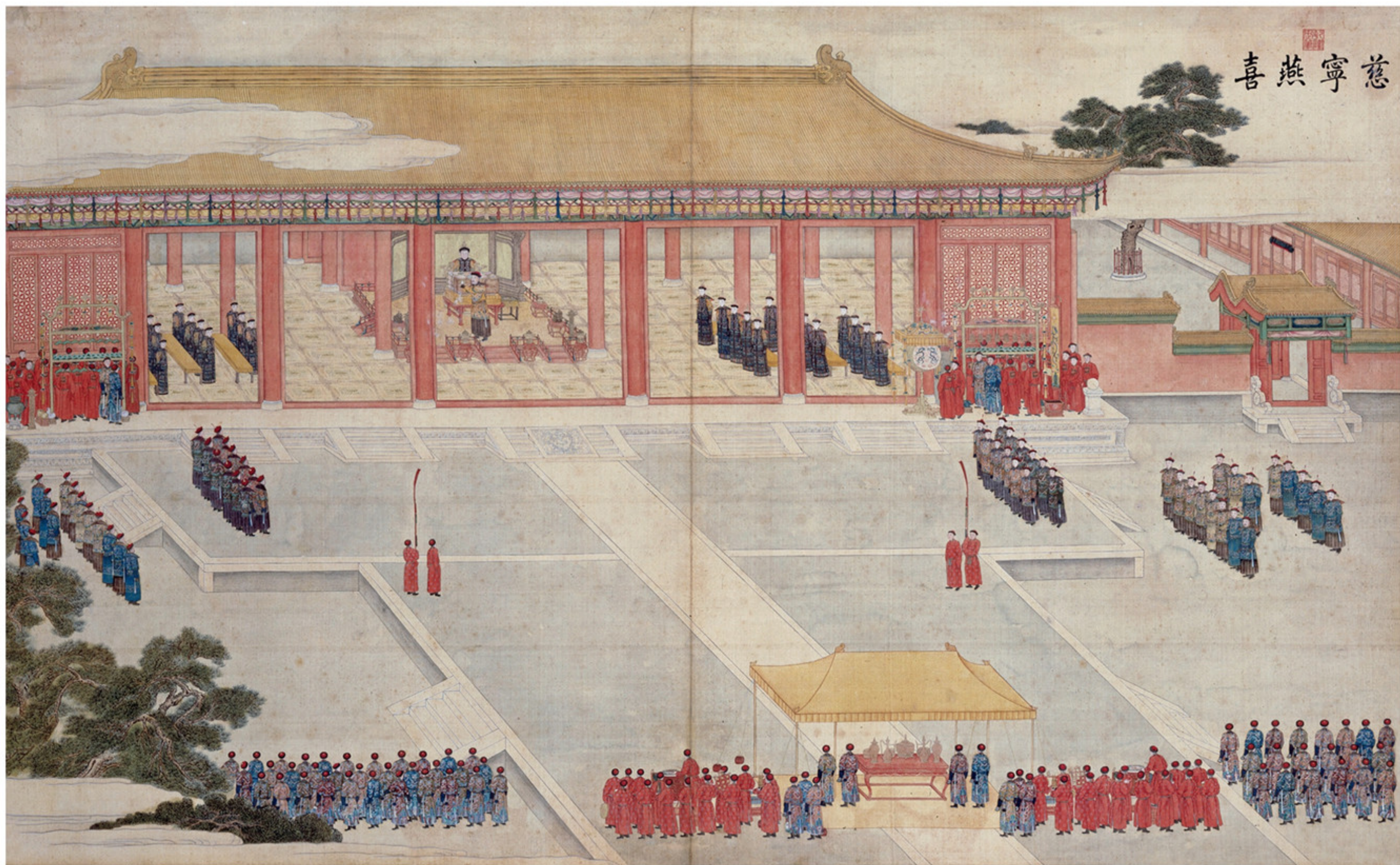
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五月二十一日将姚文瀚起得寿安宫大画稿一张呈览，奉旨：『着周本、伊兰泰画。钦此』」。时过半年，姚文瀚的画稿完成，呈皇帝御览后很是满意，没有修改意见的记录，只是命周本、伊兰泰画，而伊兰泰正是协助艾启蒙绘皇太后八旬朝服像之人。第三条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十二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交寿安宫白绢画一幅，传旨：「着交启祥宫，镶二寸蓝绫边托贴。钦此。」说明八旬万寿图画好后即贴在皇太后专用于庆寿的寿安宫中。「在清宫陈设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管王承义交嘉庆图一卷，系由寿康宫二层殿请出……」或许与该图相关，详见同治二年《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陈三九四。该图贴落与收藏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过几次变迁，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最初贴落寿安宫到移至寿康宫，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又从寿康宫二层殿请出，其后进入寿皇殿收贮，晚清民国时又从寿皇殿入藏乾清宫。」

庆寿图的价值与意义

庆寿图作为历史的图像学价值最为重要，三次庆寿图都是在庆典结束之后所绘，可谓对庆典活动的总结与提炼。崇庆皇太后的三大庆寿图所表现的着眼点不同，内容不同，场景不同，形式不同，这一切完全由乾隆帝所钦定。庆寿图表面上看是描绘皇太后的万寿节，实际上是对乾隆年间风土人情、世间百态、宫廷制度等多层次的图解，而图绘背后的历史真相则更耐人寻味。

图绘历史

六旬万寿庆典图 在天下家国的年代，乾隆帝提出「朕以孝治天下」而垂范天下，以天下奉养太后，皇太后的万寿庆典不再是个人简单的庆寿问题，而是演变为一个举国欢庆的节日。乾隆十六年皇太后首次逢旬的大庆即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万寿山脚下到紫禁城的西华门，「内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抚以及盐差关务官员俱委员至京，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大街两旁分段点缀亭台景物，以称观览」。《傅恒等奏为皇太后万寿圣节修葺西华门至西直门两傍街道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沿途随处可



清人绘 朕欢荟景图册之“慈宁燕喜”
故宫博物院藏

见身着蟒袍的各级官员，远道而来的献宝人，琳琅的商铺，搭盖的戏台，演奏的乐班，「仙女献花」，「麻姑献寿」，各式景观令人目不暇接。庶民倾城出动，欣赏表演，观赏点景，啧啧称奇。清人赵翼亲历了这次盛典，称之为「千百年不可一遇」：「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尘。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采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侏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瓈（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之奇观也。时街衢惟听妇女乘舆，士民则骑而过，否则步行绣鞞雕鞍填溢终日。余凡两游焉。此等盛会，千

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亲身见之，岂非厚哉！」（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赵翼所述在万寿图中一一出现，

可见决非虚言。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钱德明也从他的视角记录了这一盛况：「在

中国，大摆排场地为皇太后的六十寿诞祝寿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在该太后达到这一年龄的数月之前，京师的所有部院、所有总督和帝国的所有要员，都奉命为所规定的庆典作准备，这是中国举行的最辉煌的庆典之一。北京和附近各省的所有画家、雕塑家、建筑工和木工，在连续的三个月中，一直地在不停地为此忙碌，以各自完成其行业中的代表作。其他许多匠人也在忙着他们各自的活计。这里是指建造能满足一个爱挑剔和骄奢淫逸的朝廷之眼福的物品。」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所录钱德明写给阿拉尔神父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河流两岸矗立着矩形、三角形、多边形、圆形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物，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大饱眼福；而城内的柱廊、亭阁、走廊、剧场，采用五颜六色最上乘的丝绸进行装饰，令人赏心悦目……

六旬《万寿图卷》长达百余米，描绘了自万寿山至紫禁城寿安宫，由无数个点

景组成的连续不断的场景，场面最宏大，点景最华丽，人物刻画细腻，色彩斑斓，已经具有了纪录片般的效果。但由于乾隆

朝首次举办大型庆典，经验不足，既奢华又糜费，「各省委员至京，凡办料鸠工均非素所熟习，所以办理周章而糜费之处亦不可枚举」。就是乾隆帝亦承认「前届辛未年（乾隆十六年）各省所办庆典，过于糜费」，而「皇太后见景色巨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特别是在筹办的过程中曾建造金碧辉煌的新船，意欲从长河航行进城，完全不顾忌时届数九寒天是否适宜。更有某些官吏甚至向皇帝保证，他们将会很好地克服所有障碍。于是，命令人们「日夜劳作，有的人击水，有的人搅动水，以阻止水结冰；其他的人忙于打破冰层，尽管其同行们采取了措施，却依然形成了冰层，他们将冰块从河床里拉了出来。这种艰巨的工作持续了近三个星期，之后便出现了寒流加骤的现象。寒流最终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被迫向它让步，被迫放弃一次从未有过的冒险之举」。《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同会阿拉尔神父的信》最终的结果即如画面所绘，皇太后进城乘坐的是在冰河上拉动着的冰床。而提议的主要始作俑者却只受到了罚俸一年的惩治，

这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只在钱德明的书信中被提及，而在中文的官私方文献中均不见记载。

到目前为止尚未在清代档案中发现关于此次庆典财政支出的记录，而据钱德明记述，「皇帝犒赏了京师的所有官吏们，以作为他们为促使庆典成功而付出的心血与辛劳的嘉奖。帝国中所有已达到八十岁以上的女子们，也都分享了皇帝的慷慨赏赐。她们各自得到的钱数多少与其年龄成正比。人们计算出，为了这次庆典，由皇帝奖赏为此作出贡献的不同团体和个人，共耗白银三亿余两」。但是这个数目不足为凭，录此仅供参考。当时的实际支出尚待考证。

七旬万寿庆典图 庆祝皇太后七旬寿

辰的《胪欢荟景图册》其册页尺寸硕大，堪称巨制，从制作形式上即与《万寿图卷》之长卷迥异。乾隆二十六年自畅春园至西华门不仅点景依旧，而且因为筹办的经验更为丰富，也更切合实际。「前次办理之法，一切亭台房宇类，系芦席竹木所成，连接十余里，经历八九月，在官在民无不日防火烛之虞。」皇帝的谕旨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西直门一路豫备皇太后万寿彩棚，特派步兵昼夜看守，时届隆冬，

巡逻达旦。又因虞及火烛不令炽炭，深可珍念。着将内务府制就棉敞衣，各赏给一领，以御严寒。」此次办理「自西华门至西直

门，将两傍（旁）街道铺面量加修葺，俾令整齐可观，再行相地点设景物，远近参差，段落相间。既足以恭襄庆典，又不致虚糜物力」。仅新盖铺面房一项即多达五千五百二十间，用银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两，街道两边的点景用过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七两，铺面房盖好后可出卖

或出租。另外，畅春园宫门前至万寿寺工，需物料与工价银八千一百三两三；长春桥至高亮（梁）桥长河一带工，需物料与工价银二万六千七十两；高亮（梁）桥至西直门铺面房间工，需物料与工价银五千六百三十一余两。万寿寺、正觉寺及高亮（梁）桥行宫应行修理拆挪之处，需物料与工价银十万三千六百余两。长河一带点设景物用银八千二百七两。紫禁城内寿安宫添建成三层戏楼等工程，需物料与工价银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两，等等。而经费的来源是由所有在京王公大臣暨各省督抚、将军、盐政、织造等集资，最后竟筹至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二两，不仅足够应用，还剩余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两，事后又拨回各省。工程浩大，庆祝场景并不比六

旬庆典时少，但庆寿图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以点带面，精选庆祝活动的八处地点概括表现。

七旬庆寿图《胪欢荟景图册》从图绘场景与制作规模上均无法与六旬《万寿图卷》相比，但其中的「万国来朝」、「合璧联珠」、「九老作朋」与「慈宁燕喜」是新增加的内容，跳出了《万寿图卷》仅表现皇太后进宫场景的窠臼，赋予万寿庆典图更广泛与深刻的社会意义。

其中「慈宁燕喜」描绘了乾隆帝捧觴祝寿的场景。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卯刻，乾隆帝率王公大臣诣慈宁宫，恭进皇太后徽号册宝，行庆贺礼。典礼完毕，乾隆帝御太和殿，以加上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天下。巳刻，乾隆帝再至慈宁宫，侍皇太后宴，捧觴上寿，彩衣起舞。亲王、皇子、皇孙、额驸等以次进舞。此图不仅首次同时出现皇帝和皇太后的形象，而且图绘出捧觴祝寿的瞬间。殿内乾隆帝的妃嫔于东西两侧各站立三排。殿外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月台两侧亲王、皇子、皇孙、额驸等站立整齐。丹陛上设反玷及丹陛大乐。场面庄严肃静。图绘布局与《大清会典》所载的礼仪制度完全符合。值得一提的是，殿内

东侧第一排最靠近皇太后者，在队列中略微向前，应为乾隆帝的第二任皇后乌喇纳喇氏，她于乾隆三十年（一七六六年）第四次南巡时失仪，次年抑郁而亡。

八旬万寿庆典图

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再举九老会，从畅春园到紫禁城沿途的点景依旧。长河至倒座观音庵一带的点景就许多名目，如万国来朝、线法山景、瀛海仙山、瑞雨和风、凤仪兽舞、三官庆寿、白猿献寿、九老呈祥、福门多喜、王母庆寿、九狮呈瑞、罗汉庆寿、罗浮仙境、寿与天齐，以及戏台八处等等。城外

自畅春园宫门起至西直门各段点景采用松柏树一千七百五十棵，其中有根可种者一千五百棵，在畅春园至万寿寺两边土山栽种了一千二百棵，庆典结束后，其余三百棵移至圆明园栽种。城内各段点景有松柏五百九十八棵，「内除无根不可种松柏一百九十四棵，其余有根可种者四百零四棵，相应移往景山山上栽种」，庆典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可见绘有八旬万寿内容的图画仅为前述贴落画，贴落画与六旬、七旬图绘相比，聚焦点从全景、八个点锐减到一个点。按照常理，庆寿应一次比一次隆重，八旬



清人绘 孝圣宪后八旬像轴
纵二二八厘米 横一四〇·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庆寿图理应超越六旬、七旬。通过查找档案，果然在活计档中发现，皇太后的八旬万寿庆典图应该是手卷四卷与贴落画的组合。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监如意传旨：「着徐扬起万寿庆典图四卷呈览。钦此。」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接得郎中图明阿押帖一件，内开六月初三日董五经交宣纸四张，传旨：「着徐扬画皇太后万寿图。钦此。」但清宫没有遗留徐扬所绘皇太后万寿图卷，档案记载也说明皇太后八旬万寿已然过去五年，万寿图却还没

有开始画，其中必有缘故。原来徐扬承担的绘画任务繁重，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五月一直忙于绘制《南巡图》十二卷，间杂其他绘事，无暇顾及万寿图，直到《南巡图》完成后的乾隆四十一年六月，皇帝才催促徐扬绘画。但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皇太后即离世，万寿图或许仅仅开了头？或许仅完成了稿本？完成了几卷？……遂成不解之谜。也正因为如此，《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更显得弥足珍贵。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虽然

与《朕欢荟景图册》之「慈宁燕喜」一样，同绘慈宁宫庆寿场景，却极富生活气息，更像是一幅皇家的全家福，五世同堂，其乐融融。这一特点，也与装饰墙壁的贴落功用相符合。该图最初贴落在寿安宫中。而寿皇殿陈设档中记载「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管王承义交嘉庆图一卷，系由寿康宫二层殿请出」，「嘉庆」是指吉美隆重的庆贺典礼，与万寿庆典切题，寿康宫后殿在档案中即称为二层殿，寿康宫是皇太后的宫殿，寿皇殿是收藏帝后画像的宫殿，表明「嘉庆图」中肯定绘有皇太后形象，且很可能就是这幅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有关此图笔者有专文论及，故不赘述。

庆寿图为下次庆典的寿礼之一

饶有意味的是，崇庆皇太后的庆寿图一画就是十年，六旬庆寿图是七旬万寿节时的寿礼之一，七旬庆寿图是八旬万寿节的寿礼之一。这一方面由于绘画场景过大，人物众多，费时费工；另一方面也是特别为下一次庆典所作的规划。

六旬庆寿图之《万寿图卷》由宫廷画家丁观鹏、张镐、张廷彦以及苏州画师等奉旨，历时十年绘成。「乾隆二十六年九

月十六日接得郎中达色、员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内开八月初六日接得报上来帖，内开初二日郎中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万寿图一卷、墨稿一卷、着色稿一卷，传旨：着交内务府大臣吉，交如意馆，照原先托裱过的万寿图一样托裱。钦此钦遵在案。今将万寿图所用裱别画得纸样二张，交苏州织造安宁，照样成做袱子四件、玉别四件。务赶十月二十日到等因回明。」表明六旬《万寿图卷》最后完成的一卷是在乾隆二十六年的八月，交如意馆托裱，而袱子、玉别的画样同时交给苏州织造安宁成做，要求务必赶在十月二十日将袱子四件、玉别四件送至京城。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万寿图卷》作为皇太后七旬大庆的寿礼，以「御笔嵩呼介景万寿图四卷」的名义呈进，排在这一天呈进的九九寿礼的首位。

同样，七旬的庆寿图也在乾隆三十六年完成。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领董五经交「肱欢荟景」册页一册，传旨：

「着启祥宫配黄缎套。」势必赶在皇太后八旬大庆前配好黄缎套，以便进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呈进「御笔肱欢荟景万寿图一册」，也排在这一天呈进的九九寿礼的首位。

按照六旬、七旬万寿图呈进的惯例，

八旬万寿图卷将在乾隆四十六年皇太后九旬大寿时呈进。乾隆帝的规划是再办皇太后九旬大庆，其多次在御制诗文中提及，如「八旬庆溯七旬典，辛卯祥开辛丑征」；

「敬待九旬，新图笔秉」；「将复涂丹腹，九旬庆大龄」；「满期庆典举辛丑」，并

自注曰：「辛未岁因祝慈寿六旬，始构此堂（倚虹堂），至辛巳、辛卯每遇大庆辄加丹腹，满望至辛丑年大举九旬庆典，而此志未逮。抚今追昔能勿怆然。」此心愿并非乾隆帝不切实际的空想，皇太后身体健康，乾隆四十年，乾隆帝特意制作玉鸠首竹杖，却「不藉扶持」。乾隆四十一年，自二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六日，皇帝恭奉八十五高龄的皇太后巡幸山东。回蹕后仅在宫中居住了半个来月，以平定两金川恭上皇太后徽号，而皇太后在宁寿宫赐宴凯旋归来的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等人，赏赉有差。五月癸未（十三日），皇帝又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至避暑山庄，直到九月

庚寅（二十二日）回銮。期间，皇帝陪侍母亲登临了永佑寺中的舍利塔，「曼寿已登八十五，堵波犹陟九层尖。似兹健步佛仙佑，益切衷心爱庆兼」。且皇太后与太妃们处在乾隆盛世，生活条件优越，多长寿者。

和亲王弘昼的母亲长皇太后三岁，乾隆四十三年已届九十，乾隆帝以「裕贵妃母妃

九十寿，晋封裕皇贵妃」，她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以九十六岁高龄去世。故乾隆帝迟至四十一年六月才开始落实绘画皇太后万寿庆典长卷之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结语

纵观崇庆皇太后的万寿庆典图，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由皇帝下旨操办，从内容到形式，以至于画家均为钦定，表现出乾隆帝要绘出「六旬帝子八旬母，史策谁曾见此曾」的自豪与自得，同时又是以孝道治天下，奉皇太后为天下圣母，「庆隆尊养」的纪录。二是主笔者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均是乾隆朝不同时期如意馆中的翘楚，才艺过人。三是庆寿图从注重全景到突出八个点，再到一个点的变化，形成完整的链接，表现出从走马观花到重点突出，再到注重五世同堂的天伦之乐的变化趋势。四是庆寿图图绘历史的价值，描绘出了乾隆帝对皇太后的尊崇与礼遇，也是皇太后优裕生活的真实写照。图中细腻翔实的描绘生动地讲述着过往的历史，但图像背后没有入画的历史亦不容忽视。